

长篇盗墓小说

神秘诡异玄机密布的冒险之旅

盗墓玄机

扑朔迷离的古蜀文明
凶险诡异的势山古堡
似幻似梦的美女幽灵
千年轮回的旷世灾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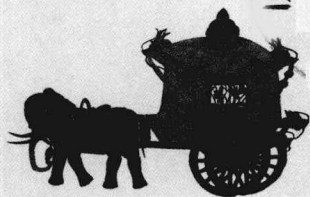
DAOMUXU
朱晓翔 著



盗墓玄机

长篇盗墓小说

DAOMUXUANJI
朱晓翔 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玄机/朱晓翔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113-0831-3

I. ①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9896 号

●盗墓玄机

著 者 / 朱晓翔

策 划 / 刘凤珍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责任校对 / 王京燕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6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831-3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楔 子

公元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农历十月初九，宜动土，宜婚娶，不宜远行。

雪花铺天盖地占据了整个天地，在山风的刮击下成团成块地往下砸，不容分说打在头上、脸上，雪水沿着发梢和耳际浸湿了衣衫，寒气直浸到骨髓最深处，全身冰凉得几乎麻木。

很后悔不该在这种季节千里迢迢跑到这儿做生意，更不该自以为是独自进山。大山深处谬之毫厘差之千里，稍有闪失便会误入歧途，加之突如其来的大雪将山川染成一片白色，我已完全失去方向感，搞不清往哪边是上山路，哪边是下山路。此时唯一的念头是赶紧找个栖身之地躲过这场风雪，保存体力，等雪停后再设法下山。

不知在雪地里跋涉了多久，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，也不知翻越了几道坡、几道梁，眼看天色渐渐昏暗下来，还没找到意想中的山洞或可供憩息的地方，心中非常焦急。

爬上一处高坡后举目远眺，坡下白茫茫的雪地中依稀矗立着十多个柱状物，一米多高，排列没有规律。我精神一振，连滚带爬来到坡下，原来是人工雕刻的石像，头戴圆形头盔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表情煞是怪异，胸口以下是方方正正的青石，未作修饰。

所有石像完全相同，好像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。

我无暇研究其雕刻风格和工艺年代，沿着石雕一路前进。石雕的分布似乎有些讲究，忽儿密集，忽儿稀疏，随着山势高低起伏呈现不同的变化。再走了一阵，周围景色似乎模糊起来，我暗暗叫苦，担心天黑前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心烦意乱间走了数里路，突然眼前一亮，一间古朴别致的小木屋映入眼帘。

小木屋全是用碗口粗的圆木搭成，乍一看长短不一，杂乱无章，再

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搭配错落有致，每个位置、每个角度都精妙到极致，好比插花艺术，达到“不可增减一寸”的上乘境界。

如此荒岭僻野之中，竟隐居着世外高人，怎不教人悠悠神往？我浑然忘了疲惫，兴冲冲跑到跟前，门没有锁，虚掩了一条缝，我大声叫道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说着推开木门闯进去。

屋里热气腾腾，三个人围坐在壁炉边的小方桌前，面朝门的是位中年人，脸上挂着微微笑意，右侧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还有一位年轻人背对着我，看不清模样。壁炉右侧墙壁上挂着个铁制面具，面具上线条很简单，只有三道向下的半弧线代表双眼和嘴，看起来愁容满面。

中年人和少年目瞪口呆看着我，脸上充满了惊疑，好像我的出现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。

“你……你是怎么来的？”少年问。

我觉得他问得很可笑：“走的呗，外面雪太大，能否让我坐进来取暖？”

“可以，”中年人微笑道，朝右侧一指，“那儿有毛巾，先擦擦脸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拿起毛巾擦了擦。转身看时，一直背对我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，我不由一愣。

中年人道：“过来玩几把牌如何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我坐到年轻人的位置上，少年已开始发牌，并解释说：“梭哈，从第三张起叫，每个人有五十个点，最后结账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身上现金不多。”我歉意道，临行前安全起见，特意把支票、汇票都存在旅馆服务台，只带了一百多块钱。

中年人慢吞吞说：“我们不玩儿钱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他还是笑眯眯的样子：“我们只玩儿命。”

我一窒，展颜笑道：“大叔真幽默。”

第一轮牌发完了，我的牌面是一对9，底牌也是9，少年是一对K，先叫牌。

“五个点。”少年说。

我不假思索说：“跟，加二十个点。”

两个人相顾骇然，齐齐瞪着我，过了半晌中年人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刚才我不是开玩笑。”

我耸耸肩：“要是害怕你们可以不跟。”

中年人掀开底牌瞅瞅，叹息一声：“越老越怕死，我放弃。”他将牌往桌子中央一扔。

少年蹙眉各发了一张牌，他是10，我是3。

“加五个点。”他胆气壮了不少，但加注还保持谨慎。

“跟。”

最后一轮，他仍是10，我仍是3。此刻他的牌面是一对K，一对10，我是一对9，一对3，他比我大，如果他的底牌是K或10，我就死定了。

少年深深看了我一眼：“加十个点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留十点干什么？都押上吧。”

“手中留点筹码还有翻本的机会，”中年人劝道，“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

我盯着少年：“跟不跟？”

他冷言道：“除非你有三张9！”说着翻开底牌，Q。

我也亮出底牌，霎时两个人都僵住了，尤其是少年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良久才艰难地将筹码推到我面前。

“第一局就打见了底，看来赌不下去了。”中年人说。

少年恼怒地叫道：“我不服气，再来一把。”

“你已没有筹码，怎么玩儿？”中年人说。

“我，我向赢家借，”少年转向我，“请借五十点给我。”

我反问道：“可以这样吗？”

中年人说：“可以，不过按规矩要有抵押。”

“抵押什么？”我茫然问。

少年二话不说，咬紧牙关用力一拧，居然将左耳朵硬生生撕下来往我面前一扔，奇异的是耳朵和他的伤口处都没有血迹，但殷红模糊的创口依然触目惊心。

中年人还带着笑：“第一次押耳朵，第二次押大腿，第三次就该赔命了。”

我呆呆看着耳朵，缓缓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借。”

我双手各抓一把筹码点了点数，猛地掷向两个人，同时站起身抡起椅子冲少年砸去！

两人似乎早有准备，各自后退闪开，但保持对我的包围之势。我要的就是这一刻空隙，当即将木椅往壁炉里一扔：

呼！顿时溅起一大片火星和烟灰，雾气弥漫了整个小屋。

中年人急着拍打地板上的余烬，少年则抽出匕首，沉着脸一步步逼了上来。

我没有转身出逃，因为很明显，开始消失的年轻人肯定在外面将门堵死了。他们邀请我打牌的目的是拖延时间，让他得以从容布置，不过对我来说，当务之急是逃出小木屋。

少年挥刀扑上来，我双手举起小方桌挡住他一刀，将桌面砸向中年人，中年人退了半步，我趁机先把桌子扔到墙边，连跑两步跳上去，再团身一纵，撞破窗户玻璃飞出去。

砰！

我重重坠在木屋外的石地上，坚硬的地面把我撞得七荤八素，眼冒金星。此时外面夜幕降临，雪却下得越来越大，朦胧中一条人影带着凌厉的风声扑过来。情急中我连翻七八下，在厚厚的雪地里连滚带爬十多米。或许身上沾满的积雪形成保护色，或许黑暗中能见度实在太低，更或许呼啸的山风掩盖了我发出的声响，人影很快不见了。

我松了口气，猫着腰小心翼翼在雪地里潜行。

蓦地不远处陡然一亮，中年人和少年手举火把出现了，我一惊，顾不上隐藏身形，放速狂奔。

“他在南面！”

“快包抄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“……不熟悉地形……”

身后断断续续传来他们的交谈声，我不知从哪儿生出那么大力量，一个劲地直往前面跑，跑了大约四五里路，后面的声音突然急促起来，

似乎要阻止我什么，我全然不管，咬着牙继续跑，冷不防脚下一空，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体已如沉甸甸的秤砣急速滚下陡坡，坠向茫茫的未知深处……

悬崖！

我坠崖了！

脑中刚闪过这六个字，腰际间好像被某个有弹性的东西垫了一下，并带落一大片山石，虽没阻住坠势，速度却明显降下来，然后又是令人绝望的坠落……

“谁?!”

耳边隐隐有人大叫一声，紧接着身体被人紧紧抱住，两人在陡峭的山坡上连滚几十米才止住。我遭遇一连串变故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昏乎乎只想大睡一场。

“晓飞!”

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勉强睁开眼，全身一颤，失声道：“怎么是你?”

他竟是特种兵郭项龙!

盗墓玄机

长篇盗墓小说

楔

子

第一章 劈山古堡

刹那间我的大脑发生短路，反应不过来怎么回事：退役特种兵、钢铁厂保卫科长，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荒山野岭？难不成千里迢迢追着我买面粉？

他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，愣了半晌问：“你跟阿诚联系上了？”

“阿诚？”

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阿诚是我从小玩儿大的朋友，后来一起考入南京大学，虽然专业不同，毕业后的发展方向也不同，但始终臭味相投，称得上最亲密的战友。

难道他也到了这儿？

见我满脸迷惑，郭项龙露出一言难尽的样子，他本来就拙于言辞，仓促之下更无法三言两语解释清楚，憋了半天道：“他说到劈山寻找古堡，我就来了。”

“这儿是劈山？”我恍然大悟，闹了半天是我走错了方向，原来去老君山，却跑到劈山这边来了，“他在哪里？”

他叹了口气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，我们在石像里转了半天，走着走着回头一看，他们俩就不见了。”

“他们俩？还有谁？”我觉得他每句话都留了若干尾巴，恨不得一脚踹到他屁股上。

“蓝真真。”

我一呆，勃然变色道：“为两年前那件事？当时不是说好保守秘密，永不再提吗？”

“阿诚仅仅说寻找古堡，没有提那件事，我本来在张家口搞外调，临时接到电话到格吉勒会合，来了之后才看到她也在……唉，我说不清楚，最好遇到阿诚再问。”

“寻找古堡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“可能有宝藏。”

我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雪愈下得紧，两人站着交谈的工夫身上就披了层厚厚的积雪，大团大团的雪花如飞蛾投火飘落到火把上，发出“滋滋”声，旋即腾起一缕白气消失在夜幕里。

“怎么办？”郭项龙静静地问。

我笑了笑：“当然找人要紧，阿诚是你的雇主，他走丢了你一分钱都得不到，岂不血本无归？”

他也笑了笑：“损失一点钱倒无所谓，万一蓝真真丢了，你独自活在世上也没什么乐趣。”

我的心仿佛被尖锐无比的针狠狠扎了一下，闭上嘴不再说话。

蓝真真是我大学时的初恋情人，毕业后她回苏州继承家业，成为德隆古玩店老板，我呢运气差了点，正赶上九十年代初试行双向分配，被分到与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盐城面粉厂。可能是自惭形秽，也可能相隔两地，直到辞职下海做面粉生意，我都没主动与她联系，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然而两年前……

“滋！”郭项龙突地将火把按入雪中，眼前陡然一暗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“干嘛？”我问。

郭项龙悄声道：“附近有人，凭感觉不像阿诚他们。”

小木屋追兵？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忙不迭向他靠拢，牙关格格作响，不知是冷还是害怕。

“这会儿对方也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，我过去给他点颜色瞧瞧，”他又悄声说，“别乱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
他悄无声息没入漆黑中，右侧前方十多米处陡地响起拳脚相交声和吐气声，偶尔还闪出一两道刀刃的寒光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后方、左侧都有人急促奔跑，显然对方原先想打算包围我们，见同伴行迹暴露都赶过来帮忙。我悄悄拔出藏刀，准备加入战斗。

前方突然传来数下沉闷的击打声，紧接着郭项龙短促地闷哼一声，连喘几口粗气，脚步声也凌乱起来。我心头一紧：郭项龙是条硬汉子，

能让他叫出声可见遭受的打击有多大。当下来不及考虑，我怒叱一声扑过去。

周围一下子平静下来，搏斗声、喘息声、奔跑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山坡上寂静得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。

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漆黑中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，我握紧藏刀全力戒备，防止敌人猝然从哪个角落冲过来。然而周围还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声响。

“我……在这里……”

六七米远处传来郭项龙微弱的声音，我赶紧跑过去，他已点起火把，盘膝坐在雪中，面色青白，嘴角挂着血渍，看起来受伤不浅。他说幸亏我刚才一声呐喊，使敌人误以为中了埋伏匆匆撤离，否则性命难保。

调息片刻后，我们继续向前，很快进入石像密集区，郭项龙说阿诚很可能在这一带，需耐下性子仔细找。于是，我们各举两只火把，张开双臂尽量扩大视野，顺着峭壁石岩边沿搜索，在凹凸不平的山地里走了四五里，猛然看到右侧一米多深的石坑内侧，青黑色岩缝间有一团黑乎乎的物体。

“阿诚！阿诚！”

“真真！”

黑影蠕动一下，发出含混不清的嘟囔声，我和郭项龙赶紧跳下去。却见蓝真真蜷在阿诚怀里，身上罩着他的外套，脸上结了层冰霜，已陷入昏迷中。阿诚虽冻得皮肤发紫，气若游丝，仍残余一丝神智，努力抬手手指指蓝真真，表示先救她。郭项龙受过特种训练，掌握紧急救护的基本常识，当下生起篝火，将阿诚抬到火堆旁。蓝真真冻伤较为严重，不能移动以免伤害更大。

“把她的衣服解开，拿雪擦皮肤，注意不要用力过猛。”郭项龙边帮阿诚边命令道。

“啊！”我迟疑不决。

郭项龙抬起头似笑非笑：“怎么，要我动手？”

我咬咬牙扑通跳入石坑，经过一番摩擦，她的皮肤逐渐有了血色，

气息也比刚才强了些。郭项龙翻开她眼睛，摸摸她脉搏，说情况依然不乐观，最好找个干燥避风的石洞静养休息，旁边生堆火烤着，睡几个小时就能基本恢复。

“石洞？我一下午都没找到……”我发愁道。陡然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小木屋！到小木屋里去！”

听我讲述完在小木屋的来龙去脉，郭项龙眼睛发亮，目光炯炯道：“小木屋，石像，古堡，你觉得三者之间有无联系？”

这一点拨我也琢磨起来：“小木屋里的几个人本来很放松，脸上挂着悠闲写意的笑容，看到我瞬间非常惊讶，好像看到怪物似的……也许他们认为石像足以挡住所有入侵者，因此显得那么不可思议。”

“祁山古堡是格吉勒的传说，虽然人人都知道，但从未有人真正见过，究其原因，我想，”郭项龙道，“石像应该是人为设计的阵法，正是它让古堡不受外人打扰，是保卫古堡的屏障，小木屋或许是石像阵核心，或许是通向古堡的最后一道门户。”

“刚才与你交手的就是小木屋里的人，他们世代居住在这里守卫古堡，阻止所有入侵者……问题是我为什么能稀里糊涂破掉石像阵，你们三个却不能，格吉勒那么多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也不能？”

郭项龙点点头：“确实很奇怪，我当过工程兵，对地域地势和山体结构都有研究，阿诚经常盗墓，了解古代常用阵法，普通伎俩根本困不住我们，可石像阵却有点名堂，无论怎么走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，好像古墓里的鬼打墙……同样在石像阵，为何你没有碰到我们的难题？”

“因为目的不同，你们想寻找古堡，而我只想找个石洞睡一觉。”我随口说。

郭项龙皱眉道：“心态只是决定成败的辅助因素，破除阵法关键还靠知识和能力，然而你既不懂阵法又不知自己入了阵，可谓一无所知，偏偏……即使蒙也要有蒙的道理……”

实在悟不出关节，两人不约而同沉默下来，看着昏迷不醒的阿诚和蓝真真，雪花飘落到他们脸上、身上，又迅速融化。

“雪！”郭项龙突然说。

我也反应过来：“不错，与下午这场大雪有关！”

大凡精奥古怪的阵法，从八卦阵、天罡阵到十面埋伏阵，无非是依附地形地势，暗合天干地支，按照奇门八卦之机理布局而成，其核心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。例如鬼打墙，就是将古墓里的墙体、结构设计得一模一样，让人误以为始终在小范围里打转。

石像阵也是如此，故意在参照物、方位等方面采取误导性设计，让人越走越迷糊。然而大雪将远山、近峰、地面厚厚覆盖了一层，又加之暮色将至，使人辨不清设计者苦心经营的那些名堂，石像阵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威力。本来这种大雪天无人敢在深山乱闯，阿诚、蓝真真乖乖躲在石坑下，结果越蜷越冷，冻得失去知觉；郭项龙冒雪来回寻找他们，幸得无恙；我则不知天高地厚，误打巧撞之下找到了小木屋。

“走，连夜行动寻找小木屋！”郭项龙一跃而起，“只有在大雪和黑暗中行走才能避免受石像阵干扰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对方个冷不防，把他们堵在小木屋抓个正着。”

我犹豫道：“刚才交手你并不占上风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这回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打不过就骚扰，总之让他们不能安心睡觉，”他拍拍我说，“我们也没有选择，与其看着阿诚和蓝真真被风吹，被雪冻，眼睁睁冻死在眼前，不如拼死一搏！”

“行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！”经他一说我也豪气大发。

扎好火把后重新上路，我是从陡崖坠落的，郭项龙判断小木屋位于山腰以上，与我们的垂直高度不超过两百米。此时雪仍下个不停，气温也急剧下降，不少地方已结了冰，走在上面稍不注意就是一个跟斗，郭项龙背了两个人却如履平地，他的步伐有些类似鸭子走路，八字步，左右摇摆却稳得出奇，特种兵的素质到底不同凡响。

爬到山腰位置又向上四五十米，前面出现一个断坡，断面高达十多米。郭项龙取出飞虎爪远远一抛，接着如猿猴般轻巧地攀到上面，再垂下缆绳将我拉上去。或许坡上地域更开阔，雪也积得更厚，已有三四十厘米，踏在积雪里吱吱直响。郭项龙担心被听到动静，熄了火把改用微光电筒，在雪地里摸索了一个多小时，眼前黑影幢幢，果然是我曾闯过的小木屋。

郭项龙如灵猫般轻盈地贴到门前一看，屋内已搬迁一空，木桌、木

椅、炭堆，还有必备的生活用品都不见了，连壁炉都被打扫一空，好像很久无人居住，若不是窗户口留有我的脚印，简直怀疑是不是做了场梦。

生好壁炉，将阿诚和蓝真真安置到炉前，又烧了些开水。坐在光洁干燥的地板上，两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下肚，顿时觉得人生幸福不过如此。

正准备躺下睡会儿，阿诚呻吟一声悠悠醒来，睁眼便看到我，勉强咧嘴笑了笑：“晓飞……幸会，幸会。”

我骂道：“你活腻了是不是？大老远跑到格吉勒寻什么古堡，想发财到河南、江西、福建乡下，随便逛几天也比这儿来得实惠。”

“老弟，这回你错怪俺了，”他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“看看再发表意见。”

我展开纸，原来是张古画影印，一看画上内容，我不由失声道：“百尸抬石?!”

第二章 百尸抬石

“百尸抬石”是北宋年间有名的悬案。事情发生在澶州，即宋真宗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地方。一个盛夏的中午，骄阳似火，居民们都躲在家里歇息。突然，冷清的街上出现一大群人，白衣白帽，个个低着头，双手垂在两侧，膝盖僵直，悄无声息地向前走，每个人肩上系着一根绳子，绳子尽头密密匝匝绑着一块黑黝黝的石头。石头不算大，大概两个壮汉就能搬起来，可这些人好像背得很吃力，步伐沉重而缓慢。

有好事者凑上前看热闹，越看越不对劲，不知谁先叫出声来：“他们都是死人！”

所有抬石者都脸色惨白，双目紧闭，没有一丝表情，虽然是三伏酷暑，又在烈日下奔波，却不见一点儿汗渍，全身上下散发出死亡的气息。

整条街的店铺、住户忙不迭砰砰砰关闭门窗，叮嘱孩子不准出去——万一上百个尸体拥进来可是天大的麻烦。消息传开后转眼间几条街空无一人，只有抬石队伍缓慢而有节奏地蹒跚前行，穿过大街小巷径直抵达北城门，城门守兵从城墙上看得分明，早吓得一哄而散，抬石队出城后很快失去了踪迹。后来官府专门派出数千人的缉凶队四处搜寻，终究没弄清楚这支庞大的抬石尸队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，成为一个悬案。

此事在《澶州县志》等地方传记书籍中都有记载，多达六百人签字画押证明乃自己亲眼所见，其中包括儒士、商贩、僧人、歌妓等三教九流各类人物。

尸体能否自己走路，一直是民间杂家与主流科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，众所周知湘西一带有赶尸的风俗，据说赶尸者在黄裱纸上写了死者的姓名、出生年月、籍贯等等，贴在死者脸上，然后就驱使他们上路。

至于驱使的手法或技巧则有很多的说法，有人说是借助特殊工具，加上赶尸者的高超技巧，让人误以为在“赶尸”，实质是“抬尸”，也有人说是某种神秘的符咒使尸体不得不听话。

抬石尸队中是否暗藏赶尸者，为何让数百名尸体抬一块来历不明的石头，这块石头究竟有什么作用，都成为困扰后代研究者的难题。

“百尸抬石图”的作者是马远，南宋著名画家，光宗、宁宗两朝的画院待诏，与李唐、刘松年、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，尤擅山水画。马远的画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，市场上不太容易见到他的作品，1986年苏富比拍卖过他的《山水十开册》，成交价为32万美元。

马远画这幅图已是几十年之后，多少有些虚构加想象的成分，但他夫人的祖籍就在澶州，也许马远在岳父家听到亲历者绘声绘色的叙述，从而激发起创作灵感，一改平时方硬严整雄奇峭拔的风格，以细腻逼真的笔法生动再现了百尸抬石时的阴森可怖，以及居民们恐慌惧怕的情景。“百尸抬石图”题材特殊，又是马远唯一的鬼怪传奇类作品，价格被炒得很高，估计在四五十万元以上。

“画在你手里么？它与势山古堡有何关系？”我纳闷地问。

阿诚双手轻抚纸片，好像它就是古画一般，道：“这幅画得自一个破落的大家族之后，起先我也不敢妄下判断，特意让蓝真真在苏州请了位宋画鉴定大师一同前来，经鉴定是真品才拍板成交，他娘的花掉我二十四万八千……事后关起门来慢慢鉴赏，不料竟从印章中看出个大问题。”

“印章……”我狐疑地捧着影印纸喃喃道。

唐代以来收藏家都喜欢在收藏的字画上加盖印章，其中以乾隆皇帝最过分，有时能在一幅字画上盖七八枚，什么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乾隆鉴赏”、“乾清宫鉴赏宝”、“乐寿堂”、“御书房”、“宁寿宫”、“养心殿鉴赏宝”等等，成为后代收藏家鉴别宫廷藏品的依据。

“百尸抬石图”属于私人收藏，数百年来几经其手，画上的印章更是多如牛毛，有的甚至与画中人物重叠，破坏了画的整体协调。不过印章也是未知的宝库，一旦找到名人印章，不仅增加书画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品位，更能抬高它的价值。例如阿诚去年收购了一幅唐代仕女图，作

者藉藉无名，可画中赫然有柳宗元的印章，立即身价百倍，让他大赚一笔。

这幅画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印章呢？

我细细看了两遍，扔给他道：“一时半会儿哪看得出来？直接说就是了。”

“你花在面粉上的时间太多了，导致鉴赏能力严重下降，”他边嘲讽边指着纸说，“看这枚印章，桐州吴琪。”

“吴琪……”我将熟悉的历史人物在脑中快速过滤一遍，并无印象，“哪个朝代的？”

“唉，提示到这个程度还不知道，朽木不可雕也，”他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再说个名字你总该知道，他的父亲叫吴浩！”

“啊！”

我惊跳起来，盯着影印纸呆呆说不出话来。

吴浩，明朝武进士，力大无比，擅长刀剑格斗，喜欢收藏古玩字画，对金石鉴赏颇有研究。历任桐州安抚副使、宣抚司金事、宣慰使司副使等职，死后被谥正四品官员。他是明朝年间研究古蜀文明成就最高的人，从硕果仅存的几篇论著看，其研究的深度、广度远远超过明朝以前所有研究，代表了古蜀文明探索的最高峰，其中很多观点角度之新、内容之怪异连近代史学家都不能接受，直到三星堆文明、金沙文明的逐步开掘，才验证了他思想的正确性，因此当代学术界有一种说法，认为他的研究已几乎触及古蜀文明核心，或许再向前迈一步、半步，就能完全揭开困扰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秘密。

两年前我和阿诚就是从他的研究中得到启发，邀请蓝真真，再重金聘请郭项龙到四川探险，那次行动——怎么来形容呢，简直是一场噩梦，一场地狱般体验的噩梦！结果是以失败告终，大家约定永远保守秘密，再也不提那件事。

难道阿诚还不甘心失败，想通过新的线索卷土重来？

“两年前我们光顾研究吴浩，忽视了他的儿子吴琪，实际上吴琪对古蜀文明研究之深不在其父之下，有些见解更超前、更尖锐，不过他的成就被吴浩的光芒所掩盖，”阿诚说，“我随即赶到桐州作进一步调